

西子姑娘

· 周愚 ·



「柳線搖風，曉氣清，頻頻吹送機聲，春光綺
旋不勝情，我如小燕，君便似飛鷹，輕渡關山千萬
里，一朝際會風雪，至高無上是飛行……」

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，是十四歲。

民國三十七（一九四八）年，我讀初中二年級，家住湖北省武昌市（現與漢口、漢陽合併為武漢市），因先父當時在上海任職，那年暑假，我便到上海去度假。回武昌前，也免不了要在十里洋場「血拼」（當時不但沒有這個名詞，就連Shopping這個英文字我也不認識）一番，因為家裡有一臺留聲機，所以買唱片是採購的重點之一。

我小時喜歡看電影，最喜歡的電影明星是周璇，又因她主演的每部電影裡必定有她主唱的插曲，所以我也最喜歡聽周璇的歌，也因此買唱片時，只要是周璇的歌，一律照單全收。

回武昌後，每張唱片逐張放出來聽，因西子姑娘這首歌不是任何電影裡的插曲，所以以前沒有聽過。我第一次聽了它，覺得旋律優美，悅耳動聽，我那時雖只讀初二，但因喜好文學，已開始閱讀文學書籍，所以對歌詞也略具鑑賞力，覺得它像首美麗的詩，優雅脫俗，我非常喜歡它。當然我也知道，這首歌是對空軍健兒的讚頌，使我對空軍有一股既欽佩又羨慕的心，以及無限的嚮往，甚至於我自己日後投身空軍，都受到這首歌不小的影響。

次年，我離開大陸來到臺灣，留聲機和唱片都不知去向，但不久之後，臺灣有了電唱機，取代原來需以手搖發條式的留聲機，唱片大小也由原來像餐桌上的拼盤般，變為普通盛菜的盤子般，市面上也可買到「西子姑娘」的唱片了。

但我同時也發現，除了有仍是周璇主唱的那首外，另外還有也是由傅清石作詞，劉雪庵作曲，詞相同，曲不同，由姚莉主唱的另一首「西子姑娘」。

我也買回欣賞，覺得也十分好聽。兩者的不同在於，周璇的這首是慢狐步舞曲（四步）；姚莉的那首是華爾滋舞曲（三步）。

可能是「先入為主」，也可能是我特別喜愛周璇，所以兩者相比，我更喜歡周璇的這一首。而姚莉唱的那首，幾十年來我不會再聽到它，不知道是否失傳。如真失傳，卻也非常可惜。

後來我自己進了空軍，聽西子姑娘的機會更多，也對它更加鍾愛。同時，我也和許多在杭州入學的空軍學長閒聊中，及一些側面的傳聞得知，所謂的「西子姑娘」，指的就是杭州藝專的女學生。

對於這一傳說，當然無法證實。但是我想，當時空軍官校位於杭州的笕橋，官校的學生要交女朋友，近水樓臺，找藝專的女生是很正常的事。又因為當時保守的民風，高中女生尚不可能交男朋友，杭州雖也有大學，但對年紀只有十八、九歲的官校學生來說，大學女生對他們而言，可能有「高攀」之嫌，且當時女子受教育尚不普及，大學中女生所占的比例如鳳毛麟角。而藝專介乎兩者之間，藝專的女生所占的比例要比大學高得多；且學藝術的，風氣都較為開放，質與量的優勢兼具，自然成為官校學生交女朋友最佳的對象。尤其是，只要有一人和對方交上了朋友，經過雙方的牽線與介紹，就會有更多人交上朋友。以當時實際的情形，空軍官校學生的女朋友中，的確以杭州藝專的女學生為最大的來源。

文學和藝術的創作，作者大部分是憑想像，作品多屬杜撰，但是他創作的靈感，則都是來自真實的人物或具體的事物，因此我猜想，傅清石和劉雪庵寫「西子姑娘」，靈感是得自杭州藝專的女生，是極有可能的。

同時我也附帶說說，我雖喜歡聽歌，但對音樂

完全外行，自己也不擅唱歌，但我還是非常欣賞傅清石和劉雪庵的才華。傅清石是一位空軍的將軍，能寫出這麼美麗動人的詞，真不愧文武全才。而劉雪庵，以他作曲的「空軍軍歌」、「西子姑娘」、「何日君再來」等三首歌為例，一是激昂；一為清麗；一則纏綿。旋律各異，風格更是完全不同，但卻是一樣的好聽，流傳數十年而不衰，這樣的作曲家，並不多見。

我從空軍退役後來到美國，西子姑娘也由國內流行到海外。我們這兒退役的空軍袍澤有聯誼組織，也定期舉辦慶祝會、聯誼會等聚會活動。每遇這類聚會，主持人都會刻意在節目中安排演唱這首歌，我們聽了，都沉浸在回憶中，彷彿又回到往昔的時光。

而我個人，聽「西子姑娘」從留聲機到電唱機，再到卡帶，再到現在的CD，我家中和車上都備有這首歌。「百聽不厭」已完全不適合形容「西子姑娘」與我的關係。因為將近六十年來，我聽它即使不到「萬」次，「幾千」次是絕對有的。

「……天馬行空聲勢壯，逍遙山色湖光……春水粼粼，春意濃，綻紗溪映花紅，相思不斷覓橋東，幾番期待，凝碧望天空……」

我又在聽它，不知是第幾回了。

編者啓事

本刊為服務空軍官兵及海內外讀者，特別設立電子信箱（帳號：cain.chunyi@msa.hinet.net），如有任何建議或稿件提供，均可利用本電子信箱傳遞，以縮減信件往返時間，歡迎官兵、讀者多加利用；來稿請寫明真實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詳細戶籍地址（含里、鄰）及聯絡電話，敬請合作。

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敬上